

古今說部叢書

第六集

六

天香樓偶得

橋李虞兆洛虹升甫著

天學

晉書天文志云。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愚按蓋天渾天二說。人皆知之。所謂宣夜者。謂天了無形質。日月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無所根繫。此說已極奇矣。今西洋之學。又云地形如一圓毬。凡一切流峙動植之物。皆粘吸於毬上。故海水遶毬而流。人物環毬而生。于是有正者倒者。橫斜者。而天則虛空籠罩毬外。由正者而視倒者。是地下有倒覆之天也。由正者而視橫斜者。是地旁有側覆之天也。然在倒與橫斜之處視之。則依然天在上而地在下。但相去甚遠。以漸而不覺耳。其說亦甚有理。又在三家之外。

日月星麗天。晝夜不息。本無出入焉。唯此國遇日之照。爲晝。見月星爲夜。所視太陽升爲東。於所視其降爲西耳。然此國之西必爲他國之東。而地球本無正西東也。蓋地與海咸圓形如球。而天與日月星辰包球以運耳。

天左旋

天與日月之行。其說不一。一云天左旋。日月麗天而亦左旋。但日行視天稍遲。每一日不及天一度。月行視日尤遲。每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一云天左旋。日月右旋。蓋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左旋耳。二說未知孰是。明太祖云。二十八宿經星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當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以此斷爲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然愚按此說亦未確。太陰雖漸過此宿之東。畢竟從東行過西去。而是宿又較太陰西去尤速。卽云日月麗天而行遲。亦何不可乎。

天行

胡安定謂天之行一晝夜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朱紫陽以其說爲本於丹書。然愚竊謂不然。渾天之說。謂天形圓如彈丸。南樞入地三十六

度不可得而見。北樞出地三十六度。常止其處而不動。如磨心然。審如此說。則南北兩樞相對運轉。其離樞近處。轉遲而路少。離樞遠處。轉速而路多。實則天之全體。無一不動。今所指以計里數者。果在何處乎。轉磨者亦然。但磨有邊。可計周遭之數。天則無邊。誰能計之。如果有邊。則是蓋天矣。而蓋天之邊。又誰見乎。再詳胡氏之說。謂天自東而西。所謂九十餘萬里者。蓋指赤道而言。人仰首視之。因以計里數耳。然人之去天。不知果幾萬里。尙書許氏叢說。引晉天文志。以夏至日景而以勾股法取之。謂自地上去天。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令胡氏之說。將以此爲準乎。抑不以此爲準乎。如以此爲準。而天未必不再遠。則天體愈大。而里數當加。天未必不稍近。則天體畧小。而里數當減。卽不準許氏之說。而別有所準者。大率類此。總之未可知也。况乎地有南北東西之異。其去赤道遠近。各各不同。若以赤道居中最高處。下對地上言之。又不知的在何方矣。

二十八宿

沈存中筆談。因論六壬十二辰。而曰須大改曆法。如東方蒼龍七宿當起於亢。終於斗。南方朱鳥七宿起於牛。終於奎。西方白虎七宿起於婁。終於東井。北方真武七宿起於輿鬼。終於角。舊以斗牛七宿爲北方真武奎婁七宿爲南方朱鳥沈說獨異如此曆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其說蓋從歲差起見耳。天行赤道平運而舒。日行黃道內轉而縮。故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又過在斗。則二十八宿已隨方轉移矣。存中此說固爲有理。但愚更有疑者。四方諸宿既易。則所配之七政。似乎亦當互易。如蒼龍七宿舊以角爲木。亢爲金。氐爲土。房爲日。心爲月。尾爲火。箕爲水。今既起亢終斗。則意者當以亢爲木。氐爲金。房爲土。心爲日。尾爲月。箕爲火。斗爲水。而餘三方皆倣此耶。况自存中時。迄今又數百年。歲差又不同矣。將復更換耶。恨不能起存中而質之。存中又言堯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而移也。是亦不可不知。

日月食

從古以日食月食爲天象之變。故謂日食爲陰侵陽。月食爲陽侵陰。功令有護

日護月之文。愚謂此蓋未明乎天道者也。夫日食者乃日月合度。月在日下。陽上陰下。此爲否卦。月食者乃日月對度。日與月衝。陰上陽下。此爲泰卦。陰陽迭運。否泰相巡。萬物綱緼。俱從此出。若夫婦之交合。然使日月不食。則陽自陽。陰自陰。天地之和氣息矣。萬物何由而生乎。是故日月之食。乃日月之所喜。當此際者。宜爲之賀。不必爲之護也。

雷電

從古謂有電而後有雷。其說非也。電乃發雷之光耳。人自下望之。則先見雷之光。而響則自上而下。必少遲而後聞之。如今人於天黑時放爆竹。近看則火光與響同至。若遠看則先見火光。一閃而響。響必徐徐後聞。與雷電一理也。爆竹大者火光大且急。而響亦震。爆竹小者火光小且緩。而響亦輕。雷電亦然。或問亦有電而不雷者。何也。曰。子獨不見元宵時放花乎。當放花時。固無響矣。故無雷之電。必不及其閃爍。今以無雷之電爲電。則可以有雷之電爲電。則不可。何也有雷之電。電從雷生。如爆竹之有響。卽有光也。則謂之雷。蓋曰此非電也。無

雷之電。止有電光。如放花之有光而無響也。則謂之電。蓋曰此非雷也。俱從其響與不響而辨之。非從其有光無光而辨之也。總之雷電二者。俱陽氣之激發。激發大則爲雷。激發小則爲電。至於雷之傳響。則又與爆竹之傳響相似。今人於山間放爆竹者。一聲旋繞。輒作數次起滅。况雷之在太空乎。知此則雷之傳聲。總屬一聲。非若搥鼓然矣。

卯酉

日出於卯而入於酉。朔後月夕見西方。推算用酉之昏度。望後月晨見東方。推算用卯之晨度。此日月卯酉之說也。卯於十二肖爲兔。酉於十二肖爲雞。小說家遂謂日中有金雞。月中有玉兔。何附會乃爾耶。

參辰

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是辰參乃星名。商與晉乃地名也。故法言曰。吾不

睹參辰之相比也。蘇武詩。昔爲鳶與鷺。今爲參與辰。後來詩家有參與商二字者。如陸機詩。形影參商中。音息曠不達。杜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之類。乃錯舉成文耳。

四月

四月純陽無陰。故稱正陽之月。左傳惟正月之朔。歷未作。亦指四月。止稱正者。蓋省文也。今若呼四月爲正月。則人共笑之矣。又純陽疑於無陰。亦謂之陰月。見西京雜記。猶十月無陽。反謂之陽月也。

端午

宋璟八月五日千秋節表云。月維仲秋。日在端午。是知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蓋端者始也。首也。猶今言初五也。推此則每月初一以至初十。皆可云端。併不獨五月矣。又元日爲履端。亦取此義。但宋表不曰端五。而曰端午。或是日適逢午日。亦未可定。姑俟再考。

孟婆

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曰。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又宋徽宗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楊升菴云。孟婆宋汴京勾欄語。謂風也。愚謂重陽之後。風漸迅厲。故重陽前後大風。謂之重陽信。俗以九月十三爲孟婆生日。以是日晴雨占一冬晴雨。蓋春夏之風多與雨偕。秋深之風乾燥無雨。是知孟婆生日。猶云風生日也。祀孟婆者。祀風神。以祈其協候耳。

黃梅

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駢古雋略云。黃梅雨。梅當作微。因雨當梅熟之時。遂訛爲梅雨。農占云。芒種後逢壬日。或庚或丙日。進梅。閩人以壬日進梅。神樞經云。芒種逢丙進微。小暑得未出微。風土記云。天道自南而北。凡物候先南方。今驗江南梅雨將罷。而淮上方梅雨又踰河北。至七月少有微氣而不覺。以此言之。壬丙進梅不足定擬。當易地而論。愚按諸說不同。今吳楚俗以芒種後

壬日立梅。壬日芒種。卽是立梅。夏至後庚日出梅。庚日夏至卽是出梅。若芒種後逢壬早。夏至後逢庚遲。則梅多。至十八日。芒種後逢壬遲。夏至後逢庚早。則梅少。僅八日。俗每以此占徽氣之深淺。殊不知天干雖有不齊。而歲序初無伸縮。壬庚遲早。係偶然相值。烏足以限徽氣乎。徽字或作霉。

葬向

葬法審向。一說自昔從向上起長生。如葬穴坐北向南。則向屬南方離火。火生于寅。旺于午。墓于戌。葬穴坐南向北。則向屬北方坎水。水生于申。旺于子。墓于辰。葬穴坐西向東。則向屬東方震木。木生于亥。旺于卯。墓于未。葬穴坐東向西。則向屬西方兌金。金生于巳。旺于酉。墓于丑。生旺墓三方砂水合局。則吉。此一定之法也。近來忽有于坐山起長生者。謂坐北向南。則當作坎局。坐南向北。則當作離局。坐西向東。則當作兌局。坐東向西。則當作震局。而生旺墓三方。皆隨之移易矣。如用此說。則不論向而論山。將審向一說盡廢。與舊說若冰炭之不相侔。然以二說推驗休咎。亦未能判其孰爲的確。總之堪輿之術。原屬渺茫。不

可究詰故耳。

眞如塔

夸堅志載眞如塔云。嘉興城南眞如院塔。起于嘉祐七年壬寅。南法師者募緣興建。燒造五色琉璃瓦。以爲莊嚴。宣和三年辛丑。遭方臘之亂。焚于烈焰。僅存故址。五年辛卯。寺僧整葺。掘鑿其下。于地窖中得銀塔一座。凡七層。高五尺。重千兩。相輪欄楯。無不周備。刻畫佛像。極爲精巧。而無所鐫記。至淳熙十年癸卯。正月三日夜。主者智炬。夢一僧紫衣煖帽。宛若大聖之像。指示塔基曰。此地久廢。可爲興復。旣寤。啟心募化。至慶元三年丁巳。歷十年歲而成。制範悉倣銀塔不少異。冬十月。相輪合尖。以佛牙銀佛藏于地中爲鎮。旁有一冢。乃宗室子恭之祖塋也。陰陽家言此塔成就。其後子孫必昌。子恭果由揚州都監。得除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

趙三翁

夸堅志載趙三翁。名進。字從先得。孫思邈道要。爲人嘘呼按摩。疾痛立愈。保義

郎頓公苦冷疾。趙詢其病源。時方盛暑。俾就屋開三天牕。于日光下射處。使頓
仰臥。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斤。移時日光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而腹中雷鳴。下
瀉。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爲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乃令滿百二十日。自
後宿疴如洗。壯健似少年時。趙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
穴。又不審虛實。徒受楚痛。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眞火。艾旣遍腹。徐徐照射。入腹
之功極大。五六月爲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灰。火慢
熨之。以聞濃艾氣爲度。亦其次也。又密縣道友席洞雲。築室獨紇嶺。瀑水潭側。
百怪畢見。禍變相踵。席謁趙告以故。趙曰。得毋居五箭之地乎。席問五箭之說。
趙曰。峯顛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灘急
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礫燥。斥岸砂磧。
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鉄腥錫。虫毒蟻聚。若壞壤者。名曰土箭。層崖疊嶺。峻嶺
巉巖。銳鋒峭岫。拔刀攢鐔。聾齒露骨。狀若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叢
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冽。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

皆不可用。回環紆抱。氣象明遠。形勢寬閑。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爲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依吾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敬稟其教。居止遂寧。

六井

李鄴侯于杭州開六井。一曰相國井。二曰西井。一名化成井。三曰金牛井。四曰白龜池。五曰方井。六曰小方井。今大抵皆湮沒矣。

鹽池

陝西慶陽府城北有鹽池。二每歲南風至。則其地于此煮鹽。一說舜南風之詩。正指此鹽池之利。足以解民愠。阜民財也。義或有之。又寧夏衛亦有大小二鹽池。其鹽不假人力。自然結成。又陝西行都司山丹衛有紅鹽池。產鹽紅色。

有北

拾遺記。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之鄉。詩經取彼讒人。投畀有北。蓋用此事。

大人聖人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是聖人在大人之上也。而莊子則陽篇魏君稱戴晉人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則大人又在聖人之上矣。

儒家者流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本因上文。敘次諸儒家。故復推原其流之所自出。當在者字讀斷。流字屬下。蓋出云云。爲句。此流字乃源流之流。今人於流字爲句。則誤認流字爲流品之流。恐於者字出字。皆欠體會。其餘諸家皆倣此。

卿子

卿子人相褒尊之稱。猶言公子也。公之子曰公子。卿之子曰卿子。楚懷王心以宋義爲卿子冠軍。卽取此義。

祖師

祖師之稱。今世但知爲釋道二家所創。今覽漢書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寬之玄孫。則祖師之稱。實始於此。

不穀

秦漢以來。天子自稱曰朕。然間亦稱不穀。三輔黃圖載漢武見池上銜索大魚。曰。豈不穀昨所夢耶。

寶臣

前漢哀帝時。建平侯杜業薦朱博曰。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寶臣之稱。標舉甚新。

至親

漢諸帝以同父兄弟爲至親。如景帝以梁孝王武至親有功。賜天子旌旗。昭帝以燕王旦至親勿治。而齊孝王孫澤中山哀王子長皆伏誅。成帝時。唯中山定陶二人。於帝爲至親。

結髮

俗稱夫婦之少年諧婚者。曰結髮。謂於髮初結起勝冠笄之時。卽訂盟約也。此與李廣云臣自結髮與匈奴戰同義。

逐夫出夫

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夫出婦逐。婦者多矣。夫亦可出可逐乎。蓋太公少媚馬氏。如今俗贅婿被妻家逐遣耳。又按太公既封齊侯。道遇前妻。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此見類林。韓詩史註。鸛冠子註。今傳奇家以覆水爲朱買臣事。非也。

傍妻

妾一名傍妻。漢元后傳曰。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

支婆

宋陸務觀著家世舊聞。有云杜支婆者。其自註云。先世以來。於諸庶母皆稱支婆。

對食

漢書趙皇后傳。官婢道房與中宮史曹宮對食。應劭註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

名對食。甚相妒忌也。此風相沿。至後世曾不改革。如酌中志略所載。明熹宗時。乳媪客氏。初與宦者魏朝有私。後復惡朝而喜魏忠賢是也。

尊章

漢廣川王去疾爲幸姬。陶望卿作歌首句曰。背尊章嫖以忽。師古註曰。尊章猶言舅姑。今關中俗呼舅姑爲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先後

前漢郊祀志。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搆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之爲妯娌。

佳人

丈夫亦可稱佳人。後漢尙書令陸閎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之。嘆曰。南方故多佳人。魏大將軍曹爽輔政驕奢。太傅司馬懿因爽從譴。謁高平陵時。卽閉城勒兵距之。司農桓範勸爽與其弟中領軍羲挾天子詣許昌。發四方